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至四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鎔

謄録監生臣蘇鳳池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

元 袁桷 撰

議狀附

進郊祀十議狀

桷近奉勑牒受桷前件官拜命以來實竊戰汗自惟庸駑俚儒濵海蟄處平時所習不過以雕蟲篆刻粉飾其固陋誠不自意俾獲擢用捫心顧影愈積愧靦思欲上

報朝廷之萬一退揆素志願以上陳竊伏思念國家車書混同之後聲文昭明典章純備議禮考文實惟聖明之大本觀會通以行典禮今維其時然因循有待幾三十年得非睹歷代儀文之繁縟費用之浩博故由是而未舉也稍嘗質五經之本文較羣說之同異自漢而下良由鄭玄註釋殽雜遂不得其當若郊壇神位之侈靡牲牢尊罍之加多又皆出於東西兩漢之僭增益愈繁而古禮愈失有司益憚其費而不敢議若歲必親祀之

說下至唐宋承平大盛猶不能一歲一祀則歷代所行足以知非五經之正禮矣昔孫叔通奉漢髙旨意成野外之儀獨魯兩生不至方是時承秦絶學使魯兩生號為知禮其補亡正誤當不至如叔孫通緜蕝而已故儒先惜兩生之不来而復譏兩生之迂介金馬碧雞之頌茂陵封禪之書桷雖愚賤度不敢為獨懐區區之說以陳者實以郊祀為國之大事不應闊畧而未議方今翰林為清切之職典章文物悉自此成而衆賢肅和討論

潤色不憂其不至謹獻所為郊祀十議以補缺佚倫皇朝之禮明郊祀之本其亦有在若夫登降燔燎之儀禮文豐殺之異非十議所盡當別具以獻知其綱則其目可知矣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檢閲官袁桷狀

郊祀十議序

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所由來尚矣損益之道其旨同焉嬴政絶滅三代典禮臆為之制禮經廢缺殘灰斷壁收合於西漢之世名為宗周而祠祭廣

衍皆祖秦舊逮王莽尊信周官後漢二鄭申釋名義違異於五經者旁傳曲會皆得以合自漢而降言禮者悉本於此愚嘗紬繹經傳尊聞審問槩儒先是證郊社大典秦漢而下莫有疑議惟合祭同異其詳可得聞矣若郊非圜丘帝非天帝沿襲舊說卒無與正夫天無二日是天尤不得有二也五帝非人也然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或以變禮者為正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

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先儒言之而復疑焉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古經之可見者也周官以禋祀為天其義各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也禮成于周公未之有改增羣祀而合祠焉非周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為辛猶至日之不常為辛作

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多聞闕疑先聖有訓私不自量擬妄為之說實有愿焉鴻藻碩儒洽通上下其必有以折衷而深證之大德五年春三月具官袁桷序

昊天五帝議

言昊天者有三說鄭玄六天之妄攻之者衆矣王肅謂祭天有二冬郊圜丘春祈農事若明堂迎氣皆祭人帝歷唐而下則謂郊祀配天者為昊天明堂配上帝者為

五帝甚者因其說之不通併孝經后稷配天本文而非之其說紛雜良由天與帝之號不明故耳夫在郊者謂之天在明堂者謂之帝河南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胡宏氏曰天言其氣帝言其性其說是矣故由其在郊則以其遠祖配尊而無文之義也由其在明堂則以其父配尊而親之之義也鄭氏六天

本於讖緯攻之者雖力而卒莫敢廢漢魏以来名號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則曰皇皇天帝梁則曰天皇大帝至唐始曰昊天上帝從長孫無忌之議而廢六天之謬後復尊鄭而不敢廢者葢鄭氏謂星經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上以合夫周官而下復合夫從祀於是郊之所主為昊天而其壇之二等復有天皇焉此存鄭之説至於唐宋而不敢廢者以此也王肅言明堂為人帝者固非而攻王者未嘗不泥

於五帝至以明堂之祀五帝其來已久或者又謂禋祀五帝為祭天以此病肅然卒無以歸於一當之論愚嘗獨謂五帝非人帝其所謂人帝者五帝之配耳且五帝非天也新安朱氏之定五帝有取夫家語五帝之說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而不敢加天以混之唐永昌之勑亦曰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五方之帝亦謂為天自今郊祀惟昊天上帝稱天餘五帝皆稱帝證以二說則

六天之説不攻而自破五帝之誤可證而不誣矣獨黄幹泥夫鄭學謂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非人帝所能為殊不知五人帝者若太皡是也五人神者若勾芒是也今以五行之官名佐成上帝而稱五帝何憂不能寒暑節風雨時獨不可稱天帝以混夫昊天上帝之號耳陳祥道言五帝無預乎昊天上帝其説良是而下文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此亦泥夫鄭説又謂明堂之上帝兼昊天與五帝而一之其説又不通獨三山林㞐言

古之祭上帝與祭五帝之禮以經推之禮莫盛於周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即一也郊祀從簡為報本反始以稷配明堂從備為大饗報成以文王配稷王業所始文王王業所成從其類也祭於郊曰天於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謂大臣之贊相有司備具至其圭幣則五帝各有方色未嘗與上帝混同也愚嘗安謂周官無明堂郊天之文先儒必欲合於五經其說

愈不可解天官太宰祀五帝則掌誓戒後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鄭謂大神示即天地也是重五帝於大神示也五帝之說盛於呂不韋之月令先儒嘗言周官為戰國時書故周官之言五帝多於祀天而其禮之大者未嘗不與祀天並王樂雖重於上帝而充人掌牲牷止於五帝小司寇之實鑊水納亨士師之沃尸及王盥皆止於五帝詩書所載未嘗有五帝之號尊上帝而黜五天帝要不為無據也

祭天名數議

天歲有九祭鄭玄之說也何以謂之九祭祀昊天於圜丘五天帝於四郊復立郊祀明堂而為二龍見而雩帝於南郊此九祭也王肅之祭有二謂天惟有一歲有二祭南郊之祭為圜丘以冬祭其祈農事也以春祭謂之二祭梁隺靈恩宗鄭而黜王不過謂郊丘不可為一而五帝之祀同為天帝明堂之不可廢猶大雩之不可廢也自唐以後非六天者皆是而九祭之名徵與鄭異者

則謂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冬圜丘兆五帝於四郊為九祭歷代尊黜與同不過出於三者之說愚獨以為其說皆無足取證鄭氏之五天帝不得為天前已辨之詳矣以圜丘南郊為二者分帝為太微為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王肅之祈農事先儒之言大雩愚請得而論之按月令元日祈穀於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穀於上帝祈穀之祭非郊與明堂之比也善乎盧陵胡氏之論曰鄭謂此即郊按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

日則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易說謂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云啓蟄而郊則此未啓蟄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穀非郊天大祭詩云春夏祈穀豈謂郊乎先儒亦言祈者以民食之重有求於天不得與南郊明堂並而大雩之祭尤不宜與二大祭同議按春秋之書雩旱祭也司巫女巫之舞雩皆不得已吁嗟乎而求之義其甚者則歌哭

而請禮之變也爾雅曰雩號祭也春秋書雩之例三傳雖有異同大較紀其旱烖之極若昭公之季年一月而兩書焉足以見夫旱之極矣謂夫子紀魯之僭者非也魯之雩壇舞詠而歸者非歟又按鄭注周雩壇在南郊之旁則非郊天之壇明矣詩之小序自歐陽氏蘇氏朱氏疑而去之者已久詳小序之箋則先已有疑於本文故其箋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夫是與者疑之之辭也春猶得以祈穀言夏不得以祈

穀言矣孔疏知是與為若不審之辭復引仲夏大雩以祈穀實為證是徇小序之失不若毛氏之置疑也祀天之禮有常有變有因事之祭若國故之旅于上帝師行之類于上帝天地之大烖疾病水旱皆不得不禱于天孰謂雩旱而可為常祭者也今定以南郊為一明堂為二此為一歲之大祭若祈農事雖非變禮要為祭之次者吕令固有議之者矣獨祈農於上帝誠不可廢而元日之祭不得與郊祭並故兩存而復議之

圜丘非郊議

圜丘之名獨見於周官大司樂詩書春秋儀禮之所不載二戴禮先儒謂出於漢儒今不復引以周官考之圜丘非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樂圜鍾為宫黄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為宫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

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鄭康成釋以為禘祭又謂天神為北辰地示為崑崙歷代相承皆謂祀天於圜丘王肅之徒雖難鄭說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其說牽雜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之所獨鄭康成言之既不能合於詩書儀禮而於周官復有所背以周官之本文言之止言於地上圜丘奏之不聞其祀天於圜丘也況大司樂前云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

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其樂與圜丘所奏實異則當以黃鐘大吕雲門為祀天不當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為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當以太簇應鐘咸池為祭地不當用方丘降神之所為祭地之所也鄭康成知其說之不通遂釋前天神為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為北辰後來紛紛沿襲其說而王肅六天之辨復泥於祀天圜丘之說不能詳明其本文而折其謬乃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故崔靈

恩孔頴達咸宗鄭而黜王夫大司樂既無祀天圜丘之文而鄭氏天神復釋為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釋圜丘者謂為自然之丘非人力所為其說與爾雅合雍鎬近郊宜或有此若後代國都於平衍之地將人力而為之耶抑亦為壇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鄭康成必本於前代愚曰詩書易春秋儀禮之所無者不必信鄭氏之說本於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漢武帝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二者皆非祀天鄭氏

陰取之而不敢明證其事若謂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詩書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為一謂祀天於圜丘者特鄭氏之說初非周官大司樂之本文陳祥道禮書謂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瘗必於人為之壇所以盡文亦宗鄭之說而黴異崔靈恩義宗亦宗鄭黜王而所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之誤乃不能正其說歴漢至宋諸儒悉不過以周官傅合於詩書春秋滋以啓後来之誤故為

之辨新安朱氏亦疑大司樂本文五峯胡氏非圜丘天神降地示出見文集

后土即社議

周官無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詳矣而其言近於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鄭氏之釋地示則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為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與稷而言合社與稷是為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鄭無明釋或謂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為大則地示之大者將何以祀之曰土示鄭謂原隰

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曰后土鄭氏則直謂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為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荅田瓊則曰此后土不得為社者聖人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為社至於太祝建邦國告后土鄭復曰后土社神獨此說違戾特甚啓歷代之訛謬實自此始按尚書曰告於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泰誓之宜於冢土亦社也召誥之社於新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

與社皆地之稱今悉疏經文之可證者而言之泰誓曰郊社不修禮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若然則社即后土后土即社鄭氏之釋大宗伯既以黎所食者為是而復有所疑而不決於是荅田瓊之問以后土不得為社四者之說更相背謬而方丘北郊復為二說終莫能定至

胡宏氏始定郊社之義以為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别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别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說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庸郊社亦以社為祭地取夫胡氏而獨以其廢北郊

之說為未然愚按北郊不見於經獨見於鄭氏鄭氏之北郊非至日方丘之祭攻鄭氏神州之說者多而不能辨鄭氏北郊之不經攻合祭之說者力而不攻以地為郊之失亦始於王氏郊以祀天社以祀地謂郊為祀地吾知其不出於六經也春秋書魯之郊止於郊天不聞其郊地也用牲幣于社間于兩社皆天子之制也謂魯為僭郊社則可以魯郊為祀地則不可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宮宮社宮也告天地之

禮郊宮為二則詩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周官止

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為是其言周

官禮大神祭大示皆無明文是深有疑於周官之非全

書也或謂社不足以盡地此蓋因諸侯大夫皆得立社

遂因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又曰建

邦國先告后土謂之后土者建國之始稱若武成之告

于后土者是也左祖右社親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

於告后土之後也先儒謂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

天子而無二事地祭故下逹於庶人而且有公私焉胡宏氏曰諸侯之不敢祭天猶支庶之不敢繼祖也諸侯之得祭地猶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說為是且社有等差至於州黨族閭愈降愈少獨天子之社為羣姓而立王社之說孔疏謂書傳無文其說莫攷陳祥道釋社后土之辨終泥於鄭氏至謂建邦國先后土為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謂之后土其可乎

祭天無間歲議

古者天必歲祭三歲而郊非古制也然則曷為三歲而郊也三歲之禮始於漢武其祀天也不於泰壇而於甘泉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文章采鏤之飾玉女樂石之異鸞輅騂駒之靡瑄玉寶鼎之華其禮也侈其用民也勞如之何其勿三年也至於後世不原其本而議其末三年之祭猶不能舉其能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國長久亦不過三四至宋仁宗以後始克遵三年之制夫三年一祭已不得為古則一二舉者尤非禮也蘇氏曰秦漢

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廕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禮以事天也以報本反始以教民尊上也天子前期齋戒命冢宰誓百官而蒞事焉事之莫尊者也近世則變矣三年而一郊其

所事者則軍旅僖䣛之賞賚耳事軍旅僖䣛之賞賚則誠不專於享帝制不一於報本夫郊以報一歳生物之功也夫豈三歳一生物而三歳一報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飾牲用繭栗器用陶匏謂德産精微物所以稱故其文至簡而其誠至慤近世盛鸞輅冕服珠玉金繒之飾惟懼不華內闕觀宮一夕之具惟恐不工其文至繁而其費至廣豈所以降格天神之意邪如是則郊天之禮自漢而下皆非古制禮樂百年而

後興誠䏃如三代之禮其繭栗陶匏費不為甚廣罷壇陛從祀之位止以始祖為配則千百年之廢禮墜樂由是而舉豈不甚盛其或不與祭則如大宗伯所謂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之釋量人亦曰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庶幾破千古之陋上以合於天道而下足以解諸儒之疑議云

燔柴泰壇議

儀禮覲禮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祭

法亦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祭法爾雅雖各自為書而其說與儀禮合者獨燔柴無異周官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夫周官之柴歸於日月星辰而以禋祀為祀天是不與儀禮合也禮器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不壇非燔柴也掃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儀禮周官禮器三書而言之實有不同自鄭氏必欲合三禮之說為一而後人附會

者曲為之遷就崔靈恩則謂先燔柴及牲玉於丘訖次乃掃地而祭祭天之法皆於地上以下為貴故不祭於人功之壇陸佃則曰祭天之禮升煙於泰壇奏樂於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然後掃地而祭樂者陽也其聲無形故奏於自然之圜丘煙者陽中之陰其氣有象故燔於使然之泰壇至於禋祀實柴有異於儀禮鄭氏則云禋煙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於日月言實柴於昊天言禋三祀互相備矣其釋覲禮則曰燔

柴祭天祭日也祭天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
而云天地靈之也敢各疏其穿鑿以從古禮經之正周
官之不與儀禮易詩書春秋合者不止於祀天地今止
因三禮之異同諸儒之附會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圜
丘乃奏樂之所非壇也自漢而下皆祀於圜丘已失周
官之意崔氏謂圜丘即壇為人功之壇按釋圜丘者為
自然之丘非人功之壇崔説與釋圜丘者異矣使果從
壇下掃地而祭則燔柴於人功之壇不可謂質而獨掃

地之祭得謂之質矣若然則儀禮之燔柴為末而掃地之祭為本歷攷梁陳以來不聞有祭於圜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説不得以行也陸氏謂自然者為丘使然者為泰壇是祀天之壇有二愚嘗謂合於周官則泰壇之制未嘗有合於儀禮則燔柴之制無圜丘歷代之失祀於圜丘非是陸氏獨不能證其誤是為二壇者亦非也鄭氏謂禋煙也詩生民之禋祀書之禋於六宗禋於文武釋者謂禋敬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謂也使從鄭説以禋

為煙則六宗之祀不得與上帝並而祀文武於宗廟又難與燔柴之祭同也鄭氏之釋燔柴以祭天為祭日祭地為祭月其說尤妄是殆尊周官之書其不可合者遂臆說以非古禮如夏正郊天迎長日之至圜丘南郊二天帝之說類皆若是古禮經獨覲禮為天子禮捨燔柴為祭天則此書又如王安石之罷黜不能以用于世戴記之合於經傳者先儒類皆取之若王制禮器儒行明堂位等篇固有疑之者矣獨燔柴泰壇為祭天與古禮

合特取其說泰壇雖不見於儀禮然從古傳襲未嘗不以壇壝為正覲禮之壇十有二尋周公之三壇同墠司儀之為壇三成去祧為壇下至周末齊侯為柯之盟有壇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況祀天歆崇之實其可廢壇壝哉

郊不當立從祀議

郊有從祀西漢末之見也禮之失始於建武建武采元始之制而為之元始王莽之政也王莽之失在分牢在

同祭不聞其從祀也杜佑尊時王之禮而深知其非謂從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陳及於國朝始相沿襲夫謂之近古者非古明矣開元之禮成於徐堅之徒而開寶所作祖於開元大較從祀損益咸取於建武今因開元所定而論著其非是其第一壇曰五帝曰大明夜明以周官言之五帝之祀在四郊大明夜明以實柴而朝日夕月之制復見於經傳此不得混而一之之證也壇之第二與第三皆以星經為之制杜佑謂天有萬一千五百

二十星地亦如之考其所祭知其壇壝之不足以容也遂為外官内官以別而節其數開寶以後又復增五嶽四瀆飌師雨師之類而併祭之其壇愈廣其牲牢愈繁而其禮愈失考於周官則大宗伯之實柴槱燎此又不得混而為一之證也今考於虞書其類上帝之後則行六宗山川羣神之祀不聞其合祭也湯之玄牡武成之柴望皆若此矣召誥用牲於郊牛二者后稷配天之始也若魯之三望雖為非禮亦皆無總祀之理自漢而下

牲犢尊罍之數不勝其煩其郊禮之費竭九州之貢賦不足以供由是雖三年之祭亦不能舉壇壝繁雜宮縣四立有司臨事登降偪仄懼不能以周旋跛倚顛仆無所不至昔之儒先能議合祭天地之非而不能正合祭羣祀之失能以親郊為是而不能以三年一郊為非能知牛羊供給之費廣而不能盡角繭栗之誠慤甚者配帝之爭不決遂有二配帝於壇上依違莫從一至於是今若悉如三代典禮不傷財不害民一歲一郊則何憚

其不可行也按晉泰始明堂罷六天止設昊天上帝坐唐顯慶亦止祀昊天於明堂宋元豐明堂亦罷從祀獨郊天從祀循襲舊誤

明堂與郊天禮儀異制議

晉摯虞議曰郊丘之祀埽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而以神示祭故謂之帝晉傅玄亦云於郊尚質於明堂尚文若然則儀文悉皆有異矣郊

以特牲明堂以牛羊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此牲之異者也燔柴以報陽也猶宗廟之祼鬯也明堂與宗廟近則燔柴乎何有沈約宋志謂郊有燔柴明堂無禋燎郊以遠人而尊堂以近人而親不必盡同此說是席用藳鞂器用陶匏象天之質也玉爵代匏尊罍簠簋俎豆之屬一以宗廟此元豐議禮之得也郊之祭用氣也進孰之失始於唐自唐以降未之有改也記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解者曰郊祭天也大饗祫祭也三獻社稷五祀也一獻羣小祀也郊不以血而以孰

薦禮之褻而失之甚者也然則明堂之祭其不進孰與曰聖人亨以享上帝上帝明堂之稱也用於明堂而不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用大夫之禮於郊不可也用於明堂近宗廟也配羣祀於郊非禮矣明堂國中也邑外曰郊引而近之其瀆莫大焉尊罍尚質也彝以盛鬱鬯郊得以用之也記曰黃目鬱氣之上尊彝得謂之尊也孔疏六彝上經八尊無鬱鬯以言宗廟有鬱鬯其實天地亦有秬鬯之彝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用畫布互舉以明義

定尊罍於天地六

彝於宗廟鄭氏之說也開元遵而不用於郊猶曰以質不以文明堂宗廟之近而文物之極也其不用也則野矣凡此皆禮儀文質之異不可以不辨也

郊非辛日議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謂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其釋周之始郊日以至則謂魯之始郊日以至魯無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

郊天示先有事也夫以迎長日為建卯胡氏非之至矣三王之郊以寅則冬至圜丘之祭是周以冬為春矣正月正歲猶曰以子為首若以冬為春則非矣盖郊之用辛言魯禮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冬至而郊也易周為魯以附夫臆鑿之論則大有所不可周為周王魯為魯公合周魯為一禮曷不曰魯之始郊日以至葉夢得氏曰以郊為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别魯禮鄭氏反之強以建卯為日至甚矣

其好誣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孟春建寅之郊盖祈穀之祭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魯郊殆周祈穀之郊故左氏謂啓蟄而郊也或曰郊必以辛周之制與曰以至日而祭則至日非常以辛也魯之郊雩皆辛是用辛魯之禮也然則周郊非辛與曰周官祀大神則卜日崔靈恩謂卜日以至為主不吉始用他日是有疑於卜也橫渠張氏謂日至不必卜日周之始郊日以

至言日至則不容卜言月至則有卜卜日則失氣至之時矣是定以為不卜日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吕大臨謂天時陰陽之至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若他饗則問卜矣或又曰周之不用辛有所本與召誥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故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是足以明周郊之非辛矣歷代之月時不一獨唐武德以冬至祀

天孟春辛日祈穀於南郊能取二說而裁正之號為近古故特表而出之

北郊議

北郊之名不見於五經謂北郊見於周官鄭玄之論也周官無北郊之本文因鄭玄讖緯之說而與周官並行者王莽劉歆實為之始也先儒能攻王莽南北合祭之議而不知立北郊之說者始於匡衡成於王莽括其大而議其細相承謬誤今千七百餘年矣敢推其本始而

詳言之夫周官圜丘方丘為奏樂之地非祭之所圜丘之辨詳矣鄭氏祭地之法有二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澤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於北郊二也是方丘北郊為二今合而言之不知其何所始也按大宗伯之本文鄭氏之不能釋者有二曰以血祭以貍沈以疈辜則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以黄琮禮地則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至於大司樂之地示則又曰祭於北郊鄭氏既以方丘北郊為二而後人之

尊鄭者未嘗不以方丘北郊合而為一神州讖緯非之者至矣至若方丘之不為祭所北郊之無所經見皆泥其說而無有辨之者或曰北郊始於匡衡非王莽自為之說謹按漢志高帝因北時而備五帝至武帝時后土猶未立建始之際方正南北郊匡衡張譚以天隨王者所居援據禮經皆自為損益若所引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之說今戴記無北郊之文陳祥道禮書知其說之無所據遂謂南郊祀天則北郊祭地祀天就陽位

則祭地就隂位以強合夫鄭氏北郊之説夫郊非天不足以言社非地不足以盡二者相對如天地之不可以合祭也謂之郊地其何所據哉先儒能明祭之不可以合而不能辨社之不可以為郊沿襲建始之弊自漢而降無有知其非者祀地之為社詳見於后土之議尊地之説莫先於罷方丘廢北郊以全古禮之正或者謂玄璜禮北方孟冬迎氣北郊古不得而廢愚謂鄭氏之言人帝五精帝於地無預王肅之攻鄭玄其説雖行於泰

始惜其說猶以郊丘為一故宗鄭者多而王說復廢馴致今日郊社盛禮方由是損益以承三代之正罷北郊之謬其不在兹乎

國學議

成周國學之制略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為尤盛唐制徽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也宋朝承唐之舊而國學之制日廢至於紹興國學

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當時布衣從公卿牒補入國學而真國子入學者十無一二　夫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攷又甚夫唐明經帖括之弊唐楊綰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投牒自舉非側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類不出此今科舉既廢而國朝國學定制深有典樂教胄子之古意儻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為問難以盡其義至於當世之要務則略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

如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熹議貢舉法亦欲以經說會萃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氏書則孔氏蘇氏吳氏葉氏之類先儒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脣腐舌弊止於四書之註故凡刑獄簿書金穀户口靡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髫齓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熟蔑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

又近於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於是大言以盖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皆本於節用而愛人之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養根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嘗以儒詬

誚由國學而化成於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
何能以病於世作國學議
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
猥以非才備員史館幾二十年近復進直翰林仍兼史
職苟度歲月實為罔功伏覩先朝聖訓屢命史臣纂修
遼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國之史皆係一統之
後史官所成若齊梁陳隋周五代正史李延壽南北史
房玄齡等晉書或稱御撰或著史臣此皆唐太宗右文

稽古數百年分裂事志悉得全備至宋倣依唐世爰設
官局以成唐書是則先朝屢命有合太宗文明之盛畀
職生長南方遼金舊事鮮所知聞中原諸老家有其書
必能搜羅會萃以成信史竊伏自念先高叔祖少傅正
獻公燮當嘉定間以禮部侍郎秘書監專修宋史具有
成書曾祖太師樞密越公韶為秘書著作郎遷秘書丞
同預史事曾叔祖少傅正肅公甫吏部尚書商俱以尚
書修撰實録謭薄弱息獲際聖朝以繼先躅宋世九朝

雖有正史一時避忌今已易代所宜改正昔司馬遷班固皆以父子相傳遂能成書劉知幾劉餗劉贊咸以家世舊聞撰成史通史例輙不自揆庸用條析兼本院宋朝名臣文集及雜書紀載悉皆遺缺亦當著具書目以備采擇者

一宋太祖實録舊有兩本一是李昉諸臣所為太宗屢曾宣索已有避忌至真宗咸平再脩王禹偁直書其事出為黄州禹偁所著建隆事足見深意前

實録無太宗叩馬一段後録增入顯是迎合

一杜太后金縢之事趙普因退居洛陽太宗嫉之後以此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吳王德昭齊王德芳皆繇普以死今宋史普列傳無一語及之李燾作通鑑長編亦不敢載私家作普别傳始言普將死見廷美坐於牀側與普忿爭其集號巽巖集所宜搜訪

一天聖三朝正史紀載多有謬誤蓋修史官夏竦所為

呂夷簡受成而已其列傳遂以寇準丁謂同傳所宜改正若此非一

一洪邁作神哲徽欽四朝史於時高宗在德壽宮多所避忌立傳亦有蕪類所宜刊削當直書徽宗亡國之罪

一徽宗違盟契丹童貫復燕城正史回避所合改正

一徽欽圍城受辱北行遭幽正史不載所有雜書野史可備編纂今具於後

三朝北盟會編　靖康傳信録

孤臣泣血録　靖康草史

靖康奉使　靖康遺録

裔夷謀夏録　陷燕記

南歸録　靖康録

犯闕録　偽楚録

松漠紀聞　偽齊録

起戎録　痛憤録

建炎復辟記　　己酉航海記

建炎扈從錄　　中興遺史

一元符至元祐事趙鼎雖於紹興改正亦有隱諱今可考證增入者今具於後

邵氏辨誣　　元祐黨籍傳

尊堯集　　丁未錄

符祐本末

一宋世九朝莫詳長編而可資證援參考復別有書

今院中長編不備諸書並缺今具於後

續通鑑長編　長編紀事本末

國紀　九朝通畧

編年備要　建隆編

隆平集　元符詔旨

治迹統類　兩朝國史紀志

東都事畧　仁皇典訓

國朝要會　續會要

一太史公作世表年表至秦楚之際復為月表致意極深晉代播遷魏宗勃起所宜為表以分年統時兵火湮厄南北二史無所憑依卒不能就至歐陽脩任史官之責獨能於宰相方鎮年月譜系蓋宰相之任匪輕推年可以考得失方鎮之害最重因年可以推盛衰宋朝興亡繇是可考目今舊書尚有而史院無存今具於後

百官公卿表　宰輔拜罷表録

百族譜　麟臺舊事

宰輔編年

一禮樂歷代帝王不相沿襲自聶崇義作三禮圖多有舛誤樂自王朴李照胡瑗范鎮魏漢津房庶皆有異同史志所載止於一時而諸家所陳罔有紀載其樂志止詳於樂髓新經禮書若元豐集議未之有載其書尚在可備討論今具於後

開寶通禮

開寶通禮義纂

分門禮選　禮閣新編

太常新禮　慶歴祀儀

太常因革禮　郊廟奉祀禮文

致和五禮　大饗明堂禮

鹵簿記（本院止有宣和）　濮議

東嚮議

一兵刑徭役漕運度支隨俗施政莫敢偏廢趙元昊

用兵保甲義勇保馬等制羣臣各有議論王安石

以顧役行於河北司馬温公以差役行於東南各有不便王安石青苗貸息大壞極弊繇是馴致靖康之禍所宜博採奏議及食貨等書以備作志

經濟集　羣臣奏議

三司攷　會計録

救荒録　刑統

一宋翰林視唐尤加清重有雜書可補志書者

金坡遺事　翰林雜記

續翰林志

一地志宋有成書

太平寰宇記　皇祐方域圖志

皇祐地理新書　元豐九域志

一纂修史傳必當先以實錄小傳附入九朝史傳仍

附行狀墓誌神道碑以備去取

琬琰集　諸家文集

涑水紀聞　邵氏聞見錄

春明退朝錄　夢溪筆談

龍川墓志　歸田錄

續歸田錄　可談

談叢　師友雜志

童蒙訓　晁氏客語

清豐懿範　韓忠獻遺事

忠獻家傳　中國春秋

歐公本末　蘇魏公譚訓

石林燕語　嘉祐雜志
東齋紀事　談圃
澠水燕談　避暑録
王羣雜録　秀才閒居録
却掃編　揮麈録 後録 三録
典故辨疑　呂氏家塾廣記
諸降王當别立傳三朝史所載簡畧宜用僞史叅照作世家做歐陽脩五代史例

十國紀年　九國志

吳越備史　南唐書

江南錄　南唐近事

蜀檮杌　閩王事迹

江南野史

一宋代疆理北不盡燕城南不盡交趾西不盡靈夏東不盡高麗宜倣晉書載記各紀其事當訪尋四境關涉諸書

高麗圖經　至道雲南録

趙元昊西夏事實

交趾記　丙午録

遼金誓書　國書本末

使遼録　西夏事宜

一李錡李重進本非叛臣實漢周之忠臣宋史作叛臣傳所宜改正韓通亦周忠臣歐陽脩作五代史不立韓瞠眼傳議者非之又如諸方僭竊皆宜立

傳宋史悉諱今宜會萃立傳

李順　方臘　王則甘陵代叛記

趙諗有事實　儂智高有平蠻事蹟

一歐陽修作唐書歷志悉取一行大衍造歷之法見於志書宋世五朝志歷天歷乾元歷儀天歷崇天歷明天歷亦號詳備獨熙寧奉元歷經元祐觀天歷崇寧占天歷大觀紀元歷洪邁作志不能盡紀所宜訪求歷草見於志中大抵歷不差不改得其

造歷更改則後有攷民間通歷學者亦有其書所

宜搜訪

一神宗元豐以前官制似唐亦有增損元豐以後官

階勲爵分為三途史志雖詳難便檢閱

官制新典　官制舊典

官制通考

一藝文志自元豐後該載未盡宜以今世所行書籍

備載舊制進呈者入書目亦當以館閣書目為主分

類補入

自惟志學之歲宋科舉已廢遂得專意宋史亦嘗分彙雜書文集及本傳語錄以次分別不幸西城火災舊書盡燬然而家世舊聞耳受目覩猶能記憶或者謂國亡史不宜脩南方鄙儒詎敢置論年齒衰邁分宜歸老田里曠官縻職實為罔功而區區素藴亦嘶別白以稱朝廷獎拔之厚凡所具遺書散在東南日就湮落或得搜訪或得給筆札傳錄庶能成書以備一代之史謹呈翰

林國史院謹状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二

元 袁桷 撰

策問 問答附

大都鄉試策問 延祐四年

先王之政莫先於養民洪範以食為先故昔之水旱歷年多而民不病者有以也周漢上計簿以周知民數三年則大比以登于王府制國用之法曰計歲會使之裕

如者將以預其備也大無麥禾春秋非之則周知民數將悉民以備不虞𨺚其止為國用乎耿壽昌立常平皆以為便或以不便罷之其去取可得聞𨺚京師天下之本實粟重内理所當急唐貞觀轉運之法歲不過三十萬石後雖增多然止給軍用至于貞元所入不過四十餘萬石而京邑未嘗有闕抑内地無閒土民不仰於官𨺚抑有司定制無泛冗𨺚聖天子惠養元元實粟内畿閒遇不登漕運或不能足今天時雨澤上協聖心中外豐

孰九年之蓄九穀之數可講而行也將取諸民而備諸意其有煩擾也社倉之法唐首用之後復有科折之患焉斂散之法壞於後人國服為息之辯非本旨也藏富於民貧者得以濟乎穀賤傷農因時而官收之積歲朽腐何以處之上下給足因其豐穰而講行實在今日習進士業者通識時務宜陳說便利以俟講明焉

會試策問 至治元年

夫書者即古之史孔子删述自唐虞二典以訖于周之

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丘諸書皆芟而不録至其約史記修春秋託始於魯隱公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絶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過於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泝平王而上沿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絶不以為書是皆有深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為史記首軒轅以逮漢武或有孔子所芟者子長乃從而録之後人翕然以為有良史之才愛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

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於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邪自荀悅倣左氏傳為漢紀體製稍為近古於是袁宏孫盛之徒並為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叙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敷闡

無窮之丕績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游心載籍聞見滋廣其於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辯之矣願聞其說

江浙鄉試策問　泰定三年

用賢之道治天下國家先務也人才之賢否本乎心術之邪正邪正者義利公私之辨君子小人之所由以分古之時宜無有黷貨而鬻獄者然伊訓曰其刑墨先儒謂貪以敗官之刑也呂刑論五過之疵亦曰惟貨又曰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當時諄切告戒已如此漢去古未遠嘗舉孝廉矣乃或萬家之縣無應令者或闔郡不薦一人豈自昔廉吏已難其選歟賈長沙之言曰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飭或謂此粗可厲廉隅之士而頑頻亡恥者不格也賢良若董仲舒公孫弘兒寬皆稱經術而公孫弘卒以布被脫衆之詐見譏當世則廉者又未可深信歟楊震辭暮夜之金劉寵却父老之餽世以為美談然震之刺荊州寵之守會稽皆治行卓著民

咸德之豈廉特守己之一節而惠澤之及民者不專在是歟方今聖明在上薦紳之士分布中外封贈足以遂顯揚祿廩足以供事育而十二章之典又嚴且密也刑賞勸懲之道亦至矣然廉者守法奉公未必見知貪者嗜利營私不為少戢豈刑賞之外猶有當加意者歟官吏之貪廉其於政事之臧否民生之休戚所係至重也諸君有明當世之務者其悉意以對

答高舜元春秋七問

問先儒謂春秋常事不書凡書者皆非常也非常者見其不正也又謂事之非常者誌于冊入謂有貶無褒邵子謂録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愚竊謂如桓公以管仲九合諸侯以奬王室孔子是之如許叔入于許又如葵丘之盟同盟于幽又如書有年書大有年公弟叔肸卒豈皆非不善歟若謂無褒舉録而罪之者愚所未曉邵子之說是歟非歟

答春秋書法惟吾邵子知之録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

者是也又曰五霸功過不相掩先褒其功後貶其罪夫是之謂褒貶其言得之獨所謂褒貶者是啓後世紛紛之疑也常事不書其說得之而謂非常者不正則非矣謂事之非常有貶而無褒亦非矣會稽袁桷曰無褒之義諸人皆知之無貶之義子何知之姑以隱桓之事言之桓之弑兄猶以公稱何取乎其貶也夫人姜氏人皆醜之會于禚夫子不削其夫人何言乎其貶此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許叔入許褒貶皆無之也許絶十有五年

而直書之何褒何貶焉是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葵丘幽首止召陵之盟齊桓之尊王明矣謂之貶邪吾實不敢以子糾葵丘之說考之皆孔孟之言也貶何從而生與季子來歸愚不敢謂之貶也褒其可乎此皆書非常之例也有年大有年因桓宣之時而書之亦非褒貶此亦非常事也宣公之螽蝝饑見於十五年螽見於六年大旱見於七年自文公時不雨之書不一則其十六年之大有年誠宜書何褒貶焉是非常而書無疑矣叔肹兄

弟之義明矣書之亦非常也

問左傳載晉申生以僖四年十二月縊于新城而經書於五年之春晉里克以僖九年弑卓子而經書於十年正月晉以僖十年冬殺丕鄭而經書於十一年春經傳不同劉原父謂傳與經不同者左氏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錯雜文舛往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左謂之秋也此說然不

答以日南至考之例差兩月劉氏之說得之矣温麥周

禾又似夏正然杜氏悉取正月為十一月啓後人之議
者皆杜氏也
問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甯喜愚竊謂晉衛
殺其大夫似大夫無罪而晉衛殺之里克甯喜果無
罪邪有罪邪
答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纂例之說得之矣劉氏言
里克不聽優施之謀甯喜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不隨
景公之貳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嬖

孽之變以此言之里克甯喜之罪著矣或言晉衛二公皆惡其專偪而殺之理容有之然總殺大夫之例此特一節耳不如罪累上為正

問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先儒謂春秋内夫人則書薨葬吾女為外夫人則書卒按禮云女子許嫁筓而字伯仲叔季皆字也已嫁之女各以國氏如紀伯姬宋伯姬之類是也今子叔姬筓而字之卒不繫於國何也

答叔季之卒以左氏考之似若可證然僖公之九年復書伯姬卒則是許嫁而有字當以成人之喪待之也以曾子問考之婿為之服書其卒亦非常事也詳見經解

問澶淵之會諸國大夫皆貶書人而虎牢無貶文何哉

答公之盟大夫自隱公始也然猶曰宋人莒人考其時疑非大夫也莊公䖏防之盟夫子不得而諱也僖盟于齊楚與中夏盟之始也再盟于翟泉與大夫盟王子之

始也然猶不書公以隱之至成公之盟蜀夫子逦直書之則諸侯之會荆人自成公始也魯大夫會諸侯之大夫逦衰周之常也城虎牢紀大夫之實也故兩會于戚皆直書之獨澶淵之會魯無大夫而後人遂以爲貶例左氏之説遂以諱魯大夫其謬戾莫甚於此公會荆蠻猶不得而諱澶淵之會何其諱與善乎陳君舉之説曰晉之城杞合十二國之大夫爲悼夫人於澶淵合十三國之諸侯大夫爲共姬也晉爲盟主區區宋杞晉已細

矣愚謂魯大夫若叔孫豹仲孫羯使果預會夫子皆直書之獨澶淵之會魯不復預書之者記晉之細也大夫稱人已見凡例或疑魯大夫不會何以書余答之曰齊狄盟邢齊衛胥命蔡侯鄭伯會于鄧如此例不一皆非魯事何疑於澶淵之無魯也左氏之說不可據者類此

它國自盟會不書卿名見陸氏纂例

問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糾與小白皆庶子任氏謂小白是子糾之庶弟爭國自立孫

氏亦謂子糾是桓兄胡氏却謂子糾是小白之弟何也

答按史記以小白為糾弟明矣而先儒謂小白為兄者由齊小白入齊之說啓之也愚直謂紀年既逺姑當從司馬氏之記若謂齊小白而謂之兄則子糾之說雖出左氏不應獨從公糓之說子者子般之例見之是也按論語公子糾其義甚明糾為魯甥魯故納之夫子之與桓之義管仲之說詳矣或者不達降糾為弟者此因齊

小白之書以論夫子謂之過焉可也夫子之書齊小白正是不當立之書法糾爲長當立明矣

問經閔元年春王正月經無所云公羊何從而傳之

答慶父之禍三傳通能言之前後不同蓋有追而紀之有張其本之法者有言禍首之法者通貫于一年之中無害也

答高舜元春秋四問

問襄二十有五年衛侯會于夷儀以衛侯剽也是年

衛侯入于夷儀者衛侯衎也衎入夷儀不名復歸于衛而名之舜元謂衛侯衎失地之君也失地之君恒名之衎入夷儀不名者其脫文歟

荅衛侯入夷儀與鄭伯突入櫟之事相似而實非故夫子一名之一不名之夷儀故邢地滅為衛所邑衛侯之入不得主其國政也甯喜弑剽而衛侯始入衛故夫子始書衛侯衎言其復國也鄭伯突之入櫟雖非國都而諸侯之相與者在突而不在忽遇于垂居櫟之鄭伯也

政在於突夫子安得不名之則衛侯之入夷儀在所不當名至入于衛則當名矣先儒之說皆有所未安執事謂入夷儀當名疑為脫文則衍之入衛將名乎將不名乎吾故曰此夫子之深意也

問崔杼逆光而立之經書齊殺其大夫高厚殺之不以其罪也公子嘉叛晉而起曹師者經書曰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子嘉與高厚之辭同何歟

答自殺梁言稱國以殺為有罪杜預則又為稱名為有

罪之論紛紛不決陳殺其大夫洩冶冶豈有罪哉謂之無罪則殺陽處父得無罪乎或又以累上之文書之則凡殺大夫皆非國君矣左氏之言殺高厚公子嘉一以為崔杼一以為國人其說自相矛盾獨公羊云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為得之桷謂專殺大夫諸侯之罪而大夫之有罪無罪實不係焉有罪不可殺況無罪乎以此論之凡言殺大夫者蓋可見矣

問襄公之世有穆姜齊姜說者謂穆姜成公之母謂

齊姜成公之妻舜元謂何由知乎成母成妻

答穆姜宣公初即位之所逆也通於僑如見成公之十六年其卒也見襄之九年齊姜者即襄元年姜氏薨者是也其逆也見於成公之十四年

問吴子使札來聘書札與曹叔秦術無異稱焉左氏公羊皆謂以札賢而進吴子說者又謂札辭國而亂者札之為也舜元謂吴夷狄之國札之賢類不得通於此也札不書族不書字不書公子何賢乎札也屈

宄書族札不書族與曹椒秦術之使夫何異哉

答吳札楚椒同例何褒貶之有二人皆公子故不書姓若屈完非公族屈氏出於莫敖者也薳罷來聘則爲氏也謬始於公穀不攷而自破矣

答高舜元經史疑義十二問

問易有辭象變占太玄以方州部家擬辭象變占其太玄方州部家九首之説傳諸世者請喻其所長

答太玄以蓋天之法為之方州部家在上此地承天之

說也起於牛宿隨天而左行也方州部家者以元而生三方方為三州州為三部部為三家其所謂八十一者則棄其方州部而言之也先儒多以辭象變占擬玄之方州部家僕獨以為非易成六十四卦之後一卦之內必有辭焉有象焉有變焉有占焉是四者缺一不可也揚氏之玄既棄其方州部而獨取家而為八十一復取八十一而為七百二十九以贊是方州部者緣三以起於家若無預者焉先儒嘗言太玄與卦氣圖偶合邵子

亦言易之卦始於乾而終於未濟玄之首始於中而終於養中者法於中孚養者法於頤此始終之異自邵子温公荆公尊玄之後如三蘇譏玄之説遂棄不道然其中十有七卦分而為二義殊不可曉所謂卦氣圖公辟侯大夫卿之定卦亦不能通執事其詳思之

問易有起於中孚者未究其理

答易起中孚先儒之説甚詳今録其説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耳蓋由揚雄作太玄以初

卦凖中孚故先儒誤以為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孚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於咸恒終於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為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

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為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為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為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為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為二十四氣應

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兑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離互體為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問易占法其取驗於人者當何所祖本爻之變處當何為主

答占法唯程沙隨得之嘗以左氏考之古必有占書今

既散軼但當以變者為主然一爻之變猶可究索至二爻三爻之變則茫不可通舊聞唐正卿深於筮若二爻變者便不敢臆斷古人心虛靜因動生變隨變而推有千萬變而不可盡者今人心念駁雜無感而遂通之理縱有所感其感不一當從何處下手康節推象變之說亦不外此說卦乃占之本能通其類尚庶幾僕甚有意於此然一行作吏終未有至靜工夫苟能靜斯得矣

問古儀禮今所存者可見端緒未審於盛周之時曾

盡行之乎為後世立教乎愚所未曉

答禮為禮儀為儀成周盛時自天子至于士皆躬行而親習之者聘射燕饗昏冠之禮考於經無有不合謂存于書而不行者非也後人因周官一書謂周公營洛之後所成未及舉行遂併儀禮有疑其説陋甚亡取按藝文志以儀禮謂之禮古經未嘗有儀禮之名先儒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者是也

問大小戴記其盡取諸於經乎摭漢儒之説乎望喻

其取諸於經者如何取諸於漢儒者如何

答二戴之學原於后倉而小戴盛行者緜馬融盧植等考合衆家古文之文附之遂刋而行名為禮記今冠昏鄉飲酒射燕聘義為古經之羽翼而中庸大學又為傳道之書若學記樂記皆集古書而為之者其有駁雜則哀公問儒行王制明堂位禮運諸篇先儒已嘗置疑至若大戴禮之哀公問投壺與小戴禮無異若曾子之大學與祭義相似其餘又與荀子賈誼書相出入者則大

戴之不及小戴多矣鄭康成後漢之精禮學者獨大戴未嘗為之注朱文公有取踐阼釁廟等篇然學者觀其會通不當貴耳而廢目也

問黃鐘為宮則三分損一以下生林鐘之徵林鐘之徵復三分益一以上生太蔟之商太蔟之商損一以下生南呂之羽南呂之羽益一以上生姑洗之角姑洗之角損一以下生應鐘之變宮云云益損數理未達

答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三者天地人也故必以三而損益之三統相通始成律呂陽之生陰曰下律也陰之生陽曰上呂也正變之說自古有之陳暘樂書去其清聲不考之過不然安得成八十四調哉

問井田制治願聞其詳

答井田舊有圖譜然不通開方之法悉如棊局又兼以周官授地之法相參悉非舊制蓋鄉遂井田皆司馬法之說惟可與周官合而不可與孟子合先儒必欲合而

一之愈不可通蓋井牧小司徒之法井行沃左傳之法丘井黄帝之法漢書井田亦與孟子徼異秦廢井田開阡陌儏嘗謂井田古制至秦始廢兵農相通非井田之制此未易遽言也

問周官及月令真偽之理請喻其詳

答周官或謂周公營成周後成此書而不及行其說無所據甚者方之為戰國陰謀之書吾不知其何者為陰謀也或又言劉歆偽為歆何所為而偽為之耶三說皆

非僕嘗謂周八百年其間更革損益不一穆王之呂刑夫子不存于書或者又將以為周公之所作矣兩漢唐宋歷年不及周王之半而官制更改皆有成書則周官之書當審為周時所作特不能定為何王時書也然周官井田禘祫郊社絶無其名先儒必欲以郊為圜丘井田為授地之類雖以勉從實以其書列官分職整然有條欲强合於諸經遂不得不支離其說其餘可疑者五峯言之詳矣月令具見呂覽為呂不韋書無疑陸德明

云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删合為此蔡伯喈王肅言周公所作皆非也月令云命太尉贊傑俊此蓋秦官鄭氏釋之明矣

問春秋於王正月上左傳加一周字其義有所謂無所謂

答春秋云王正月左氏云周王正月皆周之正月然左氏增周之一字其跡若與夫子同而其釋經實有不同今世之以周正為夏十一月皆啓於左氏如書雲物取

溫麥之類直以春夏秋冬更易而改書之後人紛紛之謬誤左氏其尤也正朔之說家有成書非立談可盡聞吳幼清亦與鄙見合不審得其說否

問周子太極圖上一空圈下二空圈當存當舍乞喻之

答太極圖的確自陳希夷傳二圈乃成人成仙之說非面陳不可

問三國之時司馬公邵康節朱文公三子之言不同

誰之言為是

答司馬編年之法當時較量極費力然既謂之編年不得不爾終建安而始魏亦自有深意但不合謂諸葛公入寇耳朱文公帝蜀自正但後連書晉事又不可曉若書莽大夫揚雄卒大與春秋書法不同莽為亂臣賊子春秋未有書家臣之禮僕嘗謂正統二字於經無所見尚書止有大統二字漢歷法有三統二字後人泥正統之說故皆不通前後遮護不得律以大義則漢以後皆

當鈌書若用編年備事温公之法盡矣邵氏經世以不書事故可糢糊無By漏然此老少年先從春秋下工夫終占得道理端正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與公伯寮其如命何又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其義同否

答命也者禀於有生之初也夫人之生天所與者有一定而不能移先儒雖有理氣之分以命言之其實一也

天以命人者氣人受於天者理若仁義禮智則理也貧賤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哉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尚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盖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有為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徳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亡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

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言公伯寮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强以必令之言命者恃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牆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答高舜元十問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

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諸古者房中之樂為二南朝聘會同燕飲鄉射為二雅告神之歌為周頌頌為周王所得行也歌與樂相並而作三終之義可得而考也季子觀樂歌詩亦與樂相通無以議為也至於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有不可不辨者范甯言孔子列黍離於國風殊不知季子之歌王固為王矣歌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于何草不黃矣鹿鳴至于菁菁者莪皆美

詩也曷言乎周德之衰乎今之小雅皆夫子所定則凡歌鹿鳴至於菁菁者莪非周德之衰是雅頌之得所復與樂正明矣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夫子以前雅之無別明矣故司馬氏作孔子世家曰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是真謂夫子所定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若是則豈得不謂之詩樂相合然則謂夫子正四代之樂實非也季子之歌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于召旻

此周之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凡可以合于樂者小雅至于菁菁者莪而止大雅至于卷阿而止衰亂之詩不得入於樂矣頌之得其所者夫子直書周頌以別則魯之配天烝禘閟宮之廟固非禮矣歌周頌之詩於魯侯之廟則奚取三家之堂夫子之意明矣魯頌非告神之歌謂之頌者頌之變然敬之小毖振鷺閔予小子諸篇亦非告神之詩善乎太史公之言曰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觀至於此則後人之效魯而溢美者誠可

蓋矣商頌是夫子之祖正考父所作夫子殷人遺聞墜簡附以傳後覯其辭想其世之宋而不足證可知矣肆直而慈愛商之遺聲也歌商之説次於雅頌夫子之意深矣雅頌得所樂亦正矣非他有樂也即雅頌之歌樂也

問邵子謂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答邵子言天依乎地先儒言地在其中蓋如磨然上下

皆天虛者為氣只天之形濁者為體只地之形所謂天上有地者日月五星周行晝夜日沒於地下但認得地在其中則天上天下皆可通矣

問邵子謂數起於午

答數起於午微妙不可言已生之數皆順天而行復至於乾也未生之數皆逆天而行始至於坤也非午不能起陽盡於午由靜而動此知來之妙邵子之秘先儒未嘗言之

問邵子謂天行不息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以為晝夜故以地上之數為人之用

答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圖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又曰先天圖者環中也方圓之圖尤密所謂地上之數為人之用方圖是也用九環中則依天而行圓圖是也合天而行附地而生故人為萬物之靈而乾之九三九四其功用尤可見

問邵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

答縱為四聲横為七音鄭漁仲之説備邵子聲音之學
出於其父名古號伊川丈人有圖譜行于世温公切韻
皆源於此然此學由西域來今所謂三十六字母亦從
彼出中國四聲甚拙至沈約始明七音先儒嘗言中聲
合於天籟若如近世祝泌觀物解中韻譜却又入樂工
清濁之拘莊子謂樂出虚乃邵子心法但得伊川丈人
圖子一覩亦得髣髴後漢風角鳥占亦不出此然非至
静工夫未易能通也

問芣苢說者謂車前其子治婦人難産愚謂采之於詩殊無義味其中必有其義乞教之

答芣苢謂治婦人難産政如釋螽斯爲藥之謬也先儒謂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體物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此詩無興賦之體古樂府中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之詩深得此意難以語言盡也

問詩關雎謂之國風自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

典治國南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名之地為周公名公采地至武王定天下廵狩述職陳誦周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得二公之德教尤純者屬太史分而國之謂之周南名南作樂用之被之筦絃以為房中之樂又謂太姒稱后此追稱云耳其義何如

答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名城文王之為西伯周名未得封也武王伐紂以後周名未得封也周名之封始於相成王以後詩序不足證今直以行露甘

崇考之明言召伯此不可通之一也夫既以二南為文王在周南則為王在召南則為公此不可通之二也太姒在周南為后妃在召南為夫人此不可通之三也關雎之作太史公所言不一或為刺或為康王以後詩但先儒之説林立雖有鄙見未易陳道若復異論此又似吴幼清宗象山之誘興矣世無真學貴耳賤目難以立談

問作史及編年實録凡例

答日歴起居注時政記條目歐陽公言之詳矣實録迺加謚以後書必有臣傳亦有字數限式宋元豐以後日歴壞於王安石建炎以後日歴壞於秦檜至咸淳之謬尤不足據然遺書舊聞皆足考證若欲討論非經月議論不可

問四六格式及速成之方檢閲之書

答牋表之說當別詳具此雖小技吏僕未易言大要寡學而才氣差敏捷者直師東坡南渡以後皆宗之金源

諸賢只此一法惟荆公一派以經為主獨趙南塘單傳莫有繼者汪彦章則游乎蘇王之間若欲精究當取夏英公楊文公翟忠惠綦北海王陳察元章簡王禹玉張安道劉莘老諸人文字置几案賤子當面言源委矣

問古賦當祖何賦其體製理趣何由高古

答屈原為騷漢儒為賦賦者實叙其事體物多而情思少登高能賦皆指物喻意漢賦如揚馬枚鄒皆實賦體至後漢雜騷詞而為賦若左太沖班孟堅兩都賦皆直

賦體如幽通諸賦又近楚辭矣晁無咎言變離騷續楚辭其說甚詳私謂賦有三變自後漢之變爲初柳子厚之賦爲第二蘇黄爲第三今欲稍近古觀屈原橘賦賈生鵩賦爲正體又如鶡象鸚鵡諸賦猶不失古曹植諸小賦尤雅潤但差萎弱耳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二